十誦律/卷第 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六十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六十(善誦毘尼序卷上)

東晉罽賓三藏卑摩羅叉續譯

五百比丘結集三藏法品第一

佛婆伽婆，在拘尸城娑羅雙樹間力士住處般涅槃，拘尸諸力士供養佛身。是時長老摩訶迦葉，將五百比丘從波婆城欲到拘尸城。二城中間，爾時有梵志，持天曼陀羅華，發拘尸城，欲詣波婆城。長老摩訶迦葉問：「汝識我大師不？」答言：「識！汝大師娑羅雙樹間力士住處般涅槃，今已七日。諸天世人供養佛身，我從彼得此天曼陀羅華來。」摩訶迦葉不樂，諸弟子中有大憂愁者、有舉手哭者、有躃地者，皆言：「佛取涅槃一何駛哉！世間眼滅。」諸比丘有宛轉地者、有心中愁慼者、有行捨心觀諸法相者，所謂一切無常苦空無我，此無常相法，何可得常？佛在時常說：「一切眾生所可樂著不可久保，皆當別離散壞磨滅。」爾時有一愚癡不善不及老比丘，發此惡言：「彼長老常言：『應當行是、不應行是。』我今快得自在，所欲便作，不欲便止。」如是麁言，唯迦葉獨聞，餘無知者，是諸天神力所隱蔽故。爾時閻浮提中，長老阿若憍陳如第一上座、長老均陀第二上座、長老十力迦葉阿難和上第三上座、長老摩訶迦葉第四上座。摩訶迦葉多知廣

識，四部眾盡皆恭敬信受其語。四部眾聞摩訶迦葉從波婆城來欲詣拘尸城，四部眾皆出到半道，奉迎摩訶迦葉。摩訶迦葉見四部眾來，於道外樹下，敷尼師檀結加趺坐。四眾既到，頭面敬禮，在一面聽其說法。時大迦葉說種種法，示教利喜竟，發遣四眾，還至雙樹頂結支夷。大迦葉言：「我正爾當到，莫燃佛[卄/積]，我欲禮佛全身。」爾時大迦葉，與大眾俱到頂結支夷，到已天為開發金棺解撤纏裹。時大迦葉稽首敬禮佛身，四部大眾亦得禮拜，又告諸人言：「更以天新綿[疊*毛]好纏佛身，以新香油灌滿金棺，安措佛身而闔棺蓋。更積一切眾香雜薪，以為大[卄/積]。」大迦葉告諸力士：「汝自知時。」諸力士主即燃香薪大[卄/積]。爾時長老阿難見薪[卄/積]然，悲惱哽塞即說偈言：

「世尊此身，　　乃至梵天；　　今在金棺，
　以千[疊*毛]纏；　　灌以香油，　　燃以香薪。」

爾時佛[卄/積]燃盡，大迦葉思惟言：「當云何滅火？」即念應以牛乳滅之。爾時大迦葉適生此念，四邊自然有牛乳池，淨潔香好。是時大迦葉，即取此乳以滅是火而說偈言：

「千[疊*毛]纏佛身，　　以火闍維之；
　佛之神力故，　　常一內衣在；
　最外亦不燒，　　中者皆燃盡。」

爾時長老摩訶迦葉，以成治[疊*毛]，取佛舍利與諸力士。諸力士從長老摩訶迦葉，取佛舍利，盛以金瓶，舉著車上，燒種種香，持諸幡蓋作諸妓樂入拘尸城。爾時拘尸城中有新論義堂，掃灑清淨香潔無量，懸繒幡蓋散諸雜華，敷象牙床，以佛舍利金瓶著上。阿難先以花香伎樂種種供養，亦教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供養禮拜。

爾時波婆城中諸力士聞，佛在拘尸城般涅槃，念言：「佛亦是我師，我之所尊。」來從諸人請舍利分，欲於波婆城中起塔，燒香懸繒幡蓋，盡世供養。拘尸城諸力士答言：「佛在我國般涅槃，我自起塔香華供養，舍利分不可得。」時遮勒國諸剎帝利姓婆蹉婆羅，羅摩聚落拘樓羅種，毘[少/兔]國中諸婆羅門，毘耶離國諸梨昌種，迦毘羅婆國諸釋子，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、韋提希子，聞佛於拘尸城般涅槃，今眾人以香華伎樂供養舍利。爾時阿闍世王，勅其大臣婆羅門婆利沙迦羅言：「汝往到拘尸城諸力士所，持我言致問無量，氣力安隱身心樂不？」又語諸人：「佛亦我師我之所尊，今於汝國般涅槃，請分舍利，欲於王舍城中起塔供養。與我者善，若不見與，當舉兵眾以力奪汝。」受勅即嚴四種兵，直至拘尸城，語諸力士言：「摩伽陀國主！阿闍世王致問無量：『氣力安隱身

心樂不？』又言：『佛亦我師我之所尊，在此般涅槃，來請舍利分，汝當與我，我於王舍城起塔供養。』」拘尸城諸力士答大臣婆羅門言：「佛在我國土地般涅槃，我自於此拘尸城起塔供養，舍利分不得與汝。」大臣婆羅門言：「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語汝：『汝等以舍利與我者善。若不見與，當舉四兵以力奪汝。』」諸力士言：「我自供養不以與汝。」波婆城力士亦集四兵，在一面住。羅婆聚落拘婆羅，亦集四兵在一面住。遮勒國諸剎帝利，亦集四兵在一面住。毘[少/兔]國諸婆羅門，亦集四兵在一面住。毘耶離國諸梨昌，亦集四兵在一面住。迦毘羅婆諸釋子，亦集四兵在一面住。婆羅沙迦羅婆羅門，更增四兵，拘尸城一面住。爾時拘尸城外，八軍圍繞，為舍利故，各欲奪取。

爾時大眾中，有一婆羅門姓烟，在八軍中，高聲大唱：「拘尸城諸力士主聽，佛無量劫積善修忍，諸君亦常聞讚忍法，今日何可於佛滅後為舍利故起兵相奪？諸君當知此非敬事。舍利現在，但當分作八分。」諸力士言：「敬如來議。」爾時姓烟婆羅門，即分舍利作八分。分竟復高聲大唱：「汝諸力士主聽，盛舍利瓶請以見惠，欲還頭那羅聚落起瓶塔，華香幡蓋伎樂供養。」諸力士答言：「敬從來請。」爾時必波羅延那婆羅門居士，復以高聲大唱：「拘尸城中諸力士主聽，燒佛處炭與我，欲還我國起炭塔，華香伎樂供養。」諸力士答婆羅門：「敬從來請。」爾時拘尸城諸力士，得第一分舍利，即於國中起塔，華香伎樂種種供養。波婆國得第二分舍利，還歸起塔種種供養。羅摩聚落拘樓羅，得第三分舍利，還歸起塔種種供養。遮勒國諸剎帝利，得第四分舍利，還國起塔種種供養。毘[少/兔]諸婆羅門，得第五分舍利，還國起塔種種供養。毘耶離國諸梨昌種，得第六分舍利，還國起塔種種供養。迦毘羅婆國諸釋子，得第七分舍利，還國起塔華香供養。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，得第八分舍利，還王舍城起塔華香供養。姓烟婆羅門，得盛舍利瓶，還頭那羅聚落，起塔華香供養。必波羅延那婆羅門居士，得炭還國起塔供養。爾時閻浮提中，八舍利塔、第九瓶塔、第十炭塔，佛初般涅槃後起十塔，自是已後起無量塔。

爾時長老摩訶迦葉，知佛舍利流布十方白衣起塔，以是因緣故集僧。集僧竟，語諸比丘：「我昔時從波婆城，將五百比丘，向拘尸城，於二城中間，見一梵志持天曼陀羅華，從拘尸城來，欲詣波婆城。我問梵志言：『優婆伽從何所來？欲至何所？』梵志答言：『我從拘尸城來，欲到波婆城。』問：『識我大師不？』梵志答言：『識！汝大師娑羅雙樹間般涅槃，今已七日，諸天世人供養舍利，我從彼得此天曼陀羅華。』我爾時心不樂，作是言：『佛取涅槃一何駛哉！世間眼滅。』諸比丘中有大憂愁者、有舉手哭者、有躃地者，皆言：『佛取涅槃一何駛哉！世間眼滅。』諸比丘有宛轉地者、有愁慼者，有行捨心觀諸法相者，一切無常苦空無我，此無常法相，何可得常？佛在時自言：『一切眾生所可樂著，難得久保皆當別離散壞磨滅。』爾時有一頑愚不善及老比丘，出惡口言：

『彼長老常言：「應當行是、不應行是。」我今得自在，所欲便作、不欲便止。』是愚癡比丘作是語時，唯我獨聞餘無知者，是諸天神力之所隱蔽。復有一比丘在我前說，法言非法、非法言法、善言不善、不善言善。我等今應當集一切修妬路、一切毘尼、一切阿毘曇。」

摩訶迦葉自思惟：「我當僧中集一切修妬路、一切毘尼、一切阿毘曇。或有無知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『不應如是集一切修妬路、一切毘尼、一切阿毘曇。』我等今當於僧中，擇取聰明能集法人，僧中作羯磨取。」爾時長老摩訶迦葉，僧中取五百少一比丘，一一稱字。是諸比丘，皆讀三藏、得三明、滅三毒，皆得共解脫。摩訶迦葉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是五百少一比丘，稱名字，皆讀三藏、得三明、滅三毒，皆得共解脫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是五百少一比丘，皆是集法人。如是白。」

爾時長老阿難在僧中，長老大迦葉思惟：「是阿難好善學人，佛說：『阿難於多聞人中最第一。』我等今當使阿難作集法人。」長老大迦葉思惟已，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是阿難好善學人，佛說：『阿難多聞人中最第一。』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我等今當使阿難作集法人。如是白。」「大德僧聽！是阿難好善學人，佛說：『阿難於多聞人中最第一。』我等今當使阿難作集法人。誰諸長老忍阿難作集法人者默然，誰不忍是長老說。」「僧已忍聽長老阿難作集法人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

長老大迦葉復思惟：「今集一切修妬路、一切毘尼、一切阿毘曇，是事多，非一日、二日乃至七日可竟。今僧中當作羯磨，能作集法人，共一處安居；不作羯磨人，不得共一處安居。」如是思惟竟，長老摩訶迦葉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今集法多，非一日、二日乃至七日可竟。今僧中作羯磨，能集法人共一處安居；不作羯磨人，不得共一處安居。如是白。」爾時長老摩訶迦葉，復作是念：「何處國土安隱、有好精舍、四事供養飲食無乏、無諸寇賊？」即念：「王舍城中，四事供養具足無乏，國土安隱無諸賊寇，我等今當往到王舍城安居。」如是思惟已，摩訶迦葉獨身先往治精舍，泥塗壁孔治土埵、敷床灑掃、抖擻被褥、教備藥具、飲食衣被。摩訶迦葉知安居時到，共五百比丘王舍城安居。

摩訶迦葉清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，教化諸人，持飲食供養集法人教已，摩訶迦葉自行乞食食竟，出城還至精舍。以是因緣集僧，集僧已思惟：「何等比丘能誦毘尼明了，我等難問能隨問答？當從此人集毘尼。」即念：「優波離比丘，佛常讚誦毘尼，比丘中明了第一。」念已白僧：「佛常讚優波離比丘，於誦毘尼比丘中明了第一。優波離比丘！我

等問難能隨問答。」爾時摩訶迦葉，為敷法座。優波離比丘昇高座坐竟，摩訶迦葉問優波離：「初波羅夷因緣從何處出？」優波離答言：「初波羅夷，從毘耶離國須提那比丘迦蘭陀子出。」「是中云何犯？云何不犯？」爾時優波離廣說犯不犯相。摩訶迦葉問阿若憍陳如：「爾不？」答言：「爾！如優波離所說。」摩訶迦葉問阿若憍陳如竟，次問長老均陀、次問十力迦葉、次第問五百阿羅漢，乃至阿難。阿難答言：「我亦如是聞，是事是法是善，如長老優波離所說。」阿難問摩訶迦葉：「爾不？」答言：「爾。」是中長老摩訶迦葉，僧中高聲大唱：「大德僧聽！初波羅夷法集竟，是法、是毘尼、是佛教，無有比丘言是法言非法、非法言是法、是毘尼言非毘尼、非毘尼言是毘尼。是法、是毘尼、是佛教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摩訶迦葉復問長老優波離：「第二波羅夷因緣從何處出？」優波離答：「王舍城中，為達尼迦比丘瓦師子。」「第三波羅夷因緣何處出？」優波離答：「跋耆國中，為婆求摩題河邊住諸比丘。」「第四波羅夷因緣何處出？」答言：「毘耶離國，為婆求摩題河邊住諸比丘。」「第一僧伽婆尸沙因緣何處出？」答言：「舍婆提國，為迦留陀夷比丘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皆為舍婆提國迦留陀夷比丘。」「第五僧伽婆尸沙因緣何處出？」答：「舍婆提國中，為迦羅比丘彌梨迦子。」摩訶迦葉復問：「云何犯？云何不犯？」優波離廣說犯不犯相。摩訶迦葉問優波離竟，次問阿若憍陳如：「爾不？」阿若憍陳如答言：「長老大迦葉！我亦如是知，如優波離所說。」次問長老均陀、次問十力迦葉、次第問五百阿羅漢，乃至阿難。阿難答言：「長老大迦葉！我亦如是知，如長老優波離所說。」阿難問摩訶迦葉：「如優波離所說不？」答言：「阿難！我亦如是知，如優波離所說。」如是次第一切毘尼集竟。爾時長老大迦葉，僧中高聲大唱：「大德僧聽！如是一切毘尼法集竟，是法、是毘尼、是佛教，無有比丘言是法言非法、非法言是法、是毘尼言非毘尼、非毘尼言是毘尼。是法、是毘尼、是佛教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

長老摩訶迦葉思惟：「何等比丘誦修妬路阿毘曇明了，我等難問能隨問答？我等當從此人，集修妬路阿毘曇。」即時作是念：「佛讚阿難比丘，於諸多聞比丘中最第一，持一切修妬路、一切阿毘曇。」迦葉思惟竟，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是阿難比丘好善學人，佛常讚阿難比丘，於諸多聞中最第一。我等從是人了了問修妬路、阿毘曇集。如是白。」爾時摩訶迦葉，敷好高座，阿難昇高座坐竟。摩訶迦葉問阿難：「佛修妬路初從何處說？」阿難答：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波羅柰仙人住處鹿林中。」阿難說此語時，五百比丘皆下地[跍*月]跪，涕零而言：「我從佛所面受見法，而今已聞。」摩訶迦葉語阿難：「從今日一切修妬路、一切毘尼、一切阿毘曇，初皆稱如是我聞一時。」阿難言：「爾！是時佛告五比丘：『是苦聖諦。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，於諸法中生眼、生智、生明、生覺；是集聖諦，是盡聖諦，是道聖諦，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，於諸法中生

眼、生智、生明、生覺。諸比丘！是苦聖諦知故應知，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，於諸法中，生眼、生智、生明、生覺。是苦集聖諦知已應斷，是苦滅聖諦知已應證，是苦滅道聖諦知已應修，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，於諸法中生眼、生智、生明、生覺。諸比丘！是苦聖諦知故知已，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，於諸法中生眼、生智、生明、生覺。是苦集聖諦知故斷已，是苦滅聖諦知故證已，是苦滅道聖諦知故修已，我先不從他聞法中正憶念時，於諸法中生眼、生智、生明、生覺。諸比丘！若我隨爾許時，四聖諦中三轉十二分法輪行，不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，我於一切世間若魔、若梵及沙門、婆羅門天人等眾中，不得解、不得離、不得捨，亦不得不顛倒心，是時我亦不作是念：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以我爾許時，四聖諦中三轉十二分法輪行，生眼、智、明、覺，我於一切世間若魔、若梵及沙門、婆羅門天人等眾中，得解、得離、得捨，得不顛倒心。是時我作是念：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說是法時，長老憍陳如，及八萬諸天，遠塵離垢諸法中法眼生。爾時佛告憍陳如：「得法已不？」憍陳如言：「得已。世尊！」「憍陳如得法已不？」憍陳如言：「得已。世尊！」「憍陳如得法已不？」憍陳如言：「得已。世尊！」憍陳如以初得故，故名阿若憍陳如。阿若憍陳如得法已，是時地神高聲大聲唱言：「諸眾生！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林中，三轉十二分法輪，諸餘沙門、若波羅門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如是等一切世間中，不能如法轉，為饒益眾生故，安樂多眾生，憐愍世間故，利益安樂諸天人，增益諸天種，減損阿脩羅眾。」虛空中神聞地神唱聲已，亦高聲大聲唱：「佛轉法輪。」四天王聞虛空神唱，亦高聲大聲唱。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即時唱聲，乃到梵天處，皆高聲大聲唱言：「諸眾生！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林中，三轉十二行法輪，諸餘沙門、若婆羅門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如是等一切世間中，不能如法轉，為饒益多眾生故，安樂多眾生，憐愍世間故，利益安樂諸天人，增益諸天種，減損阿脩羅眾。」』佛在波羅奈國仙人住處鹿林中，三轉十二行法輪已，是故是經名『轉法輪經』。」大迦葉問阿若憍陳如：「如阿難所說爾不？」答言：「爾！長老大迦葉！我亦如是知，如阿難所說。」次問長老均陀、次問十力迦葉，乃至次第問五百阿羅漢，末後問優波離：「如阿難所說不？」答言：「爾。」長老優波離問摩訶迦葉：「如阿難所說不？」答言：「爾！長老優波離！我亦如是知，如阿難所說。」如是展轉問已，一切修妒路藏集竟。爾時摩訶迦葉僧中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一切修妒路集竟，是法、是毘尼、是佛教，無有比丘言是法言非法、非法言是法、是毘尼言非毘尼、非毘尼言是毘尼。是法、是毘尼、是佛教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

長老摩訶迦葉復問阿難：「佛何處始說阿毘曇？」阿難答言：「『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婆提，爾時佛告諸比丘：「若人五怖、五罪、五怨、五滅，是人五怖罪怨故，死後譬

如力士屈伸臂頃墮於地獄。何等五？一者殺；二者偷；三者邪婬；四者妄語；五者飲酒。若人五怖、五罪、五怨、五滅，是人五怖罪怨滅故，死後譬如力士屈伸臂頃生於天上。何等五？一者不殺，怖罪怨滅；不偷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亦如是怖罪怨滅。」』」長老摩訶迦葉問阿若憍陳如：「如阿難所說不？」答言：「長老大迦葉！我亦如是知，如阿難所說。」次問長老均陀、次問十力迦葉，乃至次第問五百阿羅漢，末後問優波離：「如阿難所說不？」答言：「長老大迦葉！我亦如是知，如阿難所說。」長老優波離問摩訶迦葉：「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」如是一切阿毘曇集已，爾時摩訶迦葉僧中大唱：「大德僧聽！一切阿毘曇集竟，是法、是毘尼、是佛教，無有比丘言是法言非法、非法言是法、是毘尼言非毘尼、非毘尼言是毘尼。是法、是毘尼、是佛教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

爾時一切修妬路、一切阿毘曇、一切毘尼集竟，長老阿難偏袒右肩長跪叉手，白大德摩訶迦葉：「我面從佛聞受是語，佛言：『我般涅槃後，若僧一心和合，籌量放捨微細戒。』」摩訶迦葉答：「阿難！汝從佛問不？何名微細戒，一心和合放捨？」阿難答：「大德！不問。」迦葉言：「汝應當了了問：『何名微細戒，僧一心和合而放捨此戒？』長老阿難！汝若不問佛，汝得突吉羅罪。是罪汝當如法懺悔，莫覆藏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我不輕戒故不問；是時佛欲滅度，我心愁悶故不問。」摩訶迦葉語阿難：「佛三語汝：『閻浮提地種種事，樂壽命最快。若人有修四如意足，能住壽一劫、若減一劫。阿難！佛四如意足善修，若欲住壽一劫！若減一劫，自在能住。』汝何以不請佛久住？以是事故，汝得突吉羅罪。是罪汝當如法懺悔，莫覆藏。」阿難答：「我不輕戒，非不敬佛故不請久住。是時魔蔽我心，不自覺知，是故不即請佛久住。」大迦葉復語阿難：「汝以足躡佛衣，得突吉羅。是罪如法懺悔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我不輕戒，非不敬佛。是時大風卒起，更無餘人，我襞佛衣，以是故足躡。」大迦葉復語阿難：「佛語汝：『迦拘陀河取一鉢水。』汝言：『迦拘陀河水濁未清。』不即取水。以是事故，汝得突吉羅。是罪如法懺悔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我不輕戒，非不敬佛。時五百乘車濿渡未久，水濁水清，以是故不即取水與佛。」大迦葉復語阿難：「佛不聽女人出家，汝乃至三請，令女人出家。以是事故得突吉羅。是罪如法懺悔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我不輕戒，非不敬佛。但以過去諸佛皆有四眾，今我世尊云何獨無四眾？是故乃至三請。」大迦葉復語阿難：「佛滅度後，汝何以出佛陰藏相以示女人？以是事故，汝得突吉羅。是罪如法懺悔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是女人福德淺薄，欲得見佛相。見已厭離女身，後得男子形，以是故示。」

爾時大迦葉，令長老阿難六突吉羅罪，僧中悔過。長老摩訶迦葉，集僧言：「我等不聽放捨微細戒。何以故？外道異學若聞是事，便言弟子聰明。所以者何？師結戒、弟子放

捨。以是故，我等一心集會籌量，不聽捨微細戒。外道異學有如是言：『大師在時釋子沙門皆具持戒，師滅度後不能具持戒，便還放捨。釋子法滅不久，譬如燃火烟出，火滅烟止。』以是故，我等一心集會籌量，不聽捨微細戒。若我等聽放捨微細戒者，諸比丘不知何者是微細戒？或如是言：『微細戒非獨是突吉羅，更有四波羅提提舍尼，亦名微細戒。』以是故，我等不聽捨微細戒。若我等一心集會，聽捨微細戒者，或有比丘不知何者是微細戒？作如是言：『非獨突吉羅，四波羅提提舍尼、九十波夜提，亦名微細戒。』以是故，我等一心集會，不聽放捨微細戒。若我等一心集會，聽捨微細戒者，或有諸比丘，不知何者是微細戒？如是言：『非獨突吉羅，四波羅提提舍尼、九十波夜提，是微細戒。三十尼薩耆波夜提，亦名微細戒。』以是故我等不聽捨微細戒。若我等一心集會，聽捨微細戒者，或有諸比丘，不知何者是微細戒？作如是言：『非獨突吉羅，四波羅提提舍尼、九十波夜提、三十尼薩耆波夜提、二不定法，亦名微細戒。』以是故，我等不聽捨微細戒。若我等一心集會籌量聽捨微細戒者，或有比丘不知何者是微細戒？作如是言：『微細戒非獨是突吉羅，四波羅提提舍尼、九十波夜提、三十尼薩耆波夜提、二不定法、十三僧伽婆尸沙，亦名微細戒。』以是故，我等不聽捨微細戒。若我等一心集會籌量，聽捨微細戒者，或有比丘作如是言：『我受持四戒，餘殘戒放捨。』以是故，我等一心集會籌量，不聽捨微細戒。我等隨佛結戒，若佛結戒一切受持。佛經中說摩伽陀國中大臣婆羅沙迦婆羅門因緣，七不滅法中，『若諸比丘！佛不結戒不結，已結戒不捨，如說戒受持，諸比丘善法增益不滅。』以是故，我等盡當受持不應放捨。」(三藏集法品竟)

七百比丘集滅惡法品第二之上

佛般涅槃後一百一十歲，毘耶離國十事出。是十事非法非善，遠離佛法，不入修妬路、不入毘尼，亦破法相。是十事，毘耶離國諸比丘，用是法行、是法言、是法清淨，如是受持。何等十事？一者鹽淨；二者指淨；三者近聚落淨；四者生和合淨；五者如是淨；六者證知淨；七者貧住處淨；八者行法淨；九者縷邊不益尼師檀淨；十者金銀寶物淨。毘耶離諸比丘，又持憍薩羅國大金鉢，出憍薩羅國，入毘耶離國，次第乞錢，隨多少皆著鉢中。時人或以萬錢、或千、五百、五十乃至以一錢，悉著鉢中。是時有長老耶舍陀迦蘭提子，毘耶離住，得三明，持三藏法：修妬路、毘尼、阿毘曇。耶舍陀是長老阿難弟子。耶舍陀聞毘耶離國十事出已，非法非善遠離佛法，不入修妬路、不入毘尼，亦破法相。是十事，毘耶離國諸比丘，用是法行、是法言、是法清淨，如是受持。何等十？一者鹽淨乃至金銀寶物淨。毘耶離國諸比丘，又持憍薩羅大金鉢，出憍薩羅國，入毘耶離國，次第乞錢，隨多少皆著金鉢中。時人或以萬錢，千、五百、五十、一錢著鉢中。

長老耶舍陀聞是事已，知是事作非法，遣使詣毘耶離諸白衣所，語言：「沙門釋子不應乞金銀寶物畜，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聚落主說法：『從今日比丘須薪乞薪、須草乞草、須乘借乘、須作人借作人。沙門釋子！是中佛不聽乞金銀寶物畜。』」毘耶離國諸比丘聞耶舍陀遣使詣毘耶離諸白衣所言：「沙門釋子不應乞金銀寶物畜，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聚落主說法：『從今日諸比丘，須薪乞薪、須草乞草、須乘借乘、須作人借作人。沙門釋子！乃至佛不聽乞金銀寶物畜。』」聞已集會，所有金銀寶物當分，是中有比丘自取分持出，或使沙彌白衣持去、或著床上持去、或著靴中持去、或衣裹持去、或遣使持分與耶舍陀。耶舍陀即還遣使：「此不淨物何以教我受？沙門釋子不應受此不淨物。佛種種因緣說法：『從今日比丘，須薪草應乞、須車乘作人應借，金銀寶物不聽受畜。』」毘耶離比丘思惟言：「耶舍陀於諸白衣前出我等罪，我等當與耶舍陀作下意羯磨，令向毘耶離諸白衣懺悔。」思惟已集僧，與耶舍陀作下意羯磨，令向毘耶離諸白衣懺悔。耶舍陀聞毘耶離諸比丘作下意羯磨，令向毘耶離諸白衣懺悔，聞已如是思惟：「我向諸白衣懺悔時，能事事說法，使諸白衣得信，言：『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聚落主說因緣，乃至沙門釋子，不應乞金銀寶物畜。』」爾時耶舍陀，明日食時著衣持鉢，入毘耶離城乞食，食已到毘耶離諸白衣所懺悔時，事事說法，使諸白衣得信，言：「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說：『比丘須薪草應乞，車乘作人應借。不應乞金銀寶物畜。』」如是長老耶舍陀事事說法，諸白衣即得信解，知沙門釋子不應乞金銀寶物畜。毘耶離諸比丘聞長老耶舍陀向毘耶離白衣懺悔時，事事說法使白衣信解，知佛種種因緣說：「比丘須薪草應乞，車乘作人應借，不應乞金銀寶物畜。」聞已如是思惟：「我等不應令耶舍陀是中住，今當作出羯磨，汝不應毘耶離住。」如是思惟已集僧，與耶舍陀作出羯磨，不得毘耶離住。長老耶舍陀聞，毘耶離諸比丘作出羯磨，不得住毘耶離。聞已還房付授臥具，持衣鉢發毘耶離去未遠，自念：「我於毘耶離諸比丘邊得脫，是諸比丘畜金銀寶物，多欲多求惡法成就。」

耶舍陀住憍薩羅國夏安居。爾時長老三菩伽，住摩偷羅國僧伽遮僧伽藍精舍，阿波大羅林中烏頭婆羅樹下。是三菩伽持三藏、得三明，有名稱大阿羅漢。長老阿難弟子長老耶舍陀，聞長老三菩伽住摩偷羅國僧伽遮僧伽藍，阿波大羅林中烏頭波羅樹下，持三藏、得三明，有名稱大阿羅漢。聞已遣使詣三菩伽言：「長老知不？毘耶離國有十事出，非法非善遠離佛法，不入修妬路、不入毘尼，亦破法相。毘耶離諸比丘，用是法行是法、言是法清淨，如是受持。何等十？一者鹽淨；二者指淨；三者近聚落淨；四者生和合淨；五者如是淨；六者證知淨；七者貧住處淨；八者行法淨；九者縷邊不益尼師檀淨；十者金銀寶物淨。毘耶離國諸比丘，又持憍薩羅大金鉢，出憍薩羅國，入毘耶離國，乞錢次第乞，隨多少皆著鉢中，或得萬錢、千、五百、五十乃至一錢。諸長老比丘應集會滅是

惡法，今若不滅後必將大。」長老三菩伽聞是事已，即遣使詣達嘲那國、阿槃提國，如是諸國皆遣使語言：「汝知不？毘耶離國十事出。何等十？一者鹽淨乃至金銀寶物淨。是諸惡法，今若不滅後將必大。」爾時達嘲那國、阿槃提國等諸比丘，即皆集會毘耶離。

是時長老梨婆多，住薩寒若國，持三藏、得三明，有名稱大阿羅漢，好行四無量心，是長老阿難弟子。長老三菩伽聞長老梨婆多住薩寒若國，持三藏、得三明，有名稱大阿羅漢，好行四無量心。聞已長老三菩伽如是思惟：「我等以何長老為上座？當求是長老為上座攝諸比丘。」作是思惟已，「我等當求長老梨婆多為諸比丘說實法。」爾時長老三菩伽集諸比丘，從白衣索四事供養，索已乘舡至薩寒若國，到長老梨婆多所。長老梨婆多遙見三菩伽來，善心起迎問訊：「道路疲不？」代持衣鉢示房舍，語三菩伽等諸比丘：「是汝床榻被褥臥具。」若上座為辦浴具、澡豆灰、麻油、薪。浴竟至夜，是時梨婆多，與三菩伽共一房宿，夜多坐禪至天明。時長老梨婆多語三菩伽：「我供養客法作竟，汝從出家法。」長老三菩伽聞是語竟，食時著衣持鉢，入薩寒若城乞食。乞食竟食後，還梨婆多所頭面禮足。

爾時長老三菩伽思惟：「是梨婆多大法師，或能難問我阿毘曇，我或不疾解。我今當先問梨婆多毘耶離比丘十事。」即合手問：「鹽淨應受不？」梨婆多還問三菩伽：「云何名鹽淨？」「大德梨婆多！毘耶離諸比丘，鹽舉殘宿著淨食中噉，言是事淨。我問長老實淨不？」梨婆多答：「不淨，不應食。」「若食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突吉羅罪。」三菩伽又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，是事不應食？」答：「舍婆提毘尼藥法中說。」三菩伽問：「大德梨婆多！應受二指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名二指淨？」答言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食竟從座起，不受殘食法，兩指抄食噉，言是事淨。我問長老實淨不？」梨婆多答：「不淨。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又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，是事不應行？」答：「毘耶離國為不受殘食法故結戒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大德梨婆多！近聚落淨，實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名近聚落淨？」答言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近聚落邊得食，不受殘食法噉，言是事淨。我問長老實淨不？」梨婆多答：「不淨。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又問：「佛何處說是事不應行？」答：「毘耶離國佛為不受殘食法結戒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大德梨婆多！應受生和合淨，實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名生和合淨？」答言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食竟從座起，不受殘食法，乳酪酥共和合而噉，言是事淨。我問長老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又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，是事不應行？」答：「毘耶離，佛為不受殘食法結戒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大德梨婆多！如是淨，實淨不？」梨婆多還問：「云何名如是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內界共住處別作羯磨竟，入僧中唱言：『彼住處作羯磨，長老是事淨。』今我問是事實淨不？」

答：「不淨。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突吉羅罪。」又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占波國毘尼行法中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大德梨婆多！證知淨，實淨不？」梨婆多還問：「云何名證知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各各住處作不如法羯磨竟，入僧中白：『我等處處作羯磨，諸僧證知。』言是事證知淨。今我問長老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突吉羅罪。」又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占波國毘尼行法中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大德梨婆多！貧住處淨，實淨不？」梨婆多還問：「云何貧住處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言：『我等住處貧，作酒飲。』言是貧住處淨。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又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支婆提國颰陀羅婆提城，為長老婆伽陀阿羅漢結戒，不得飲酒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大德梨婆多！行法淨，實淨不？」梨婆多答：「有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。有行法不淨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。」「何等行法不淨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？」答：「殺罪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。偷、邪婬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慳貪、瞋恚、邪見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，是為行法不淨，行亦不淨、不行亦不淨。」「何等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？」答：「不殺、不偷、不邪婬、不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慳貪、瞋恚、邪見，是為行法淨，行亦淨、不行亦淨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大德梨婆多！不益縷邊尼師檀淨，實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不益縷邊尼師檀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作不益縷邊尼師檀，言是事淨。為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問：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又問：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舍婆提國，佛為長老迦留陀夷，聽縷邊益一搩手尼師檀結戒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大德梨婆多！金銀寶物淨，實淨不？」還問：「云何金銀寶物淨？」答：「毘耶離諸比丘，取金銀寶物，言是事淨。實淨不？」答：「不淨。」「不淨得何罪？」答：「得波逸提罪。」「佛何處結戒？」答：「毘耶離，佛為跋難陀結戒，不得取金銀寶物。」三菩伽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大德梨婆多，善說十事。」三菩伽言：「此諸比丘當云何？」梨婆多答：「當共勤方便滅是不善法。」

爾時長老沙羅，住毘耶離國，持三藏、得三明，有名稱大阿羅漢，是長老阿難弟子，如是思惟：「我所學智，皆從和上口受誦戒，我當分別觀察客比丘、毘耶離比丘。」如是思惟已，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食後向沙樹林間。入樹林已，於一樹下敷尼師檀坐，觀所誦法，知誰是？為毘耶離比丘是？為客比丘是？如是觀已，知毘耶離比丘不是、知阿槃提達嘲那婆多國諸客比丘是。是樹林中有神天，合手向沙羅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長老！是毘耶離比丘非法語，諸客比丘是法語。大德沙羅！汝欲作何等？」答：「當勤方便滅是不善法。」

毘耶離諸比丘，聞阿槃提、達嘲那婆多國諸客比丘，勤方便欲滅是事。聞已如是思惟：

「我等當請何等上座為好上座故，多比丘來。上座梨婆多！我等當請。為是上座故，諸比丘當來集。」如是思惟竟，毘耶離諸比丘，著衣持鉢詣薩寒若國。到已見長老梨婆多已同阿槃提、達嘲那婆多國諸比丘。見已如是思惟：「長老梨婆多已同彼。」復作是念：「諸上座弟子，我等今當軟語令請。是上座當用弟子語。」毘耶離諸比丘，到上座弟子所，與衣鉢、戶鉤、革屣，與三種藥盡與竟。諸上座弟子即覺問：「是上座供養，何以故與我？」毘耶離諸比丘答：「當語汝師：『毘耶離比丘，是有法語。阿槃提、達嘲那婆多國諸比丘，不是法語。一切諸佛皆出東方，長老上座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鬪諍。』」諸上座弟子答：「此是小事，我經營之，汝等當受我恩。」諸弟子即到上座梨婆多所言：「阿槃提、達嘲那婆多國諸比丘，非法非善言。一切諸佛皆出東方，長老上座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鬪諍。」梨婆多語弟子：「汝愚癡人！我自知見毘耶離諸比丘非法非善，阿槃提、達嘲那婆多國諸比丘，實是法是善語。汝愚癡人！云何教我非法、非善、非佛語？汝去莫來，我乃至死不用見汝。」是時長老梨婆多語三菩伽：「此事是間可滅。或有不知人言：『此事不可是間滅，本從何處出，應還至本處滅。』」

爾時長老梨婆多、三菩伽，及阿槃提、達嘲那婆多國諸比丘，隨意多少，往薩寒若國。持衣鉢向毘耶離國，次第行到毘耶離。毘耶離國比丘，亦持衣鉢向毘耶離城，次第行到。是時長老薩婆伽羅婆梨婆羅上座，住毘耶離，持三藏、得三明，有名稱大阿羅漢，好行空三昧，是長老阿難弟子。長老梨婆多，到薩婆伽羅波梨婆羅上座所。是上座遙見梨婆多來，歡喜問訊：「長老具醯！善來具醯！久不相見具醯！」到已共坐。諸上座有如是法，若客比丘來，共一處宿，告給事：「汝為客比丘敷臥具。」給事如是思惟：「上座如是約勅我與客比丘敷床臥具，上座必與客比丘一房宿。」給事受勅已即向上座房，與客比丘敷床臥具。弟子受勅與客比丘敷床臥具竟，還白上座言：「與客比丘敷床臥具已，上座自知時。」上座即從座起，向房舍自坐處，敷尼師壇結加趺坐。長老梨婆多亦向上座房，入已頭面禮上座足，臥具上敷尼師壇，結加趺坐。薩婆伽羅婆梨婆羅上座，如是思惟：「長老梨婆多！客來道路疲極，客比丘未臥，我不應先臥，客比丘臥竟我乃應臥。」長老梨婆多亦思惟：「今僧中第一上座未臥，我不應先臥，上座臥竟爾乃我臥。」是夜二人俱坐禪。後夜長老第一上座問長老梨婆多：「汝何以不臥？」答：「我如是思惟：『長老是僧中第一上座未臥，我不應先臥，上座臥竟爾乃我臥。』」上座問梨婆多：「是夜心入何等三昧？」答：「我多行慈三昧。」上座言：「汝長老具醯！此是小三昧行，汝夜行小三昧行。」梨婆多答：「此實小三昧行，我阿羅漢一切漏盡，是行長夜喜念。以是故，常行是三昧行。」問：「上座何以不臥？」上座答：「我亦思惟，汝道路行極未臥，我不應先臥，汝臥竟我乃應臥。」問：「上座是夜入何等三昧？」上座答：「多行空三昧。」梨婆多言：「此是上三昧行，汝夜行上三昧行。」上座答：「此實上三昧

行，我阿羅漢一切漏盡，是行長夜喜念。以是故，常行是三昧。」是二善人，俱得阿羅漢道出所行法。長老三菩伽，是夜過已向第一上座，頭面禮足一面坐。上座問三菩伽：「汝三菩伽，是事云何欲滅？」答：「長老一切僧中上座，當知是事云何滅？」「汝三菩伽，今日食後集一切僧。」三菩伽受上坐語竟，食時著衣持鉢入毘耶離城乞食，食後一處集僧。是時毘耶離國少一比丘，不滿七百集會，為滅是非法、非善、非佛語惡事滅故。

是時有長老，名級闍蘇彌羅，在婆羅梨弗國住，持三藏、得三明，有名稱大阿羅漢，喜用天眼，是長老阿難弟子。以天眼遙見少一比丘，不滿七百在毘耶離國集，為滅非法、非善、非佛語惡事故。即入三昧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於婆羅梨弗國沒，毘耶離國僧住處門下出住。是級闍蘇彌羅出三昧，說偈索開門：

「婆羅梨弗國，　　諸舊比丘中，

持律多聞人，　　已斷諸狐疑，

今從彼間來，　　在此門下立。

婆羅梨弗國，　　諸舊比丘中，

持律多聞人，　　調御六情根，

今從彼間來，　　在此門下立。

婆羅梨弗國，　　諸舊比丘中，

持律多聞人，　　級闍蘇彌羅，

今從彼間來，　　在此門下立。」

十誦律卷第六十